

## 小说要抵达的地方

——评陈小雯小说

韦陇

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，所有的新事物都能编织出新的故事，旧事物也得以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意义。人性在新故事里会有新的样貌和不一样的呈现。如此，文学作品得以永久传承。

基于以上思考，就有了对小雯短篇小说的一些想法，或印象。

《脸面》写世俗的重男轻女，这种传统思想意识不但给“我”的青少年时代留下阴影，也全方位地影响了“我”现在的日常生活。而作为家庭中女性成员，为了跳出原生家庭的樊篱，“我”用多年辛苦工作的积蓄买了一个小居室，准备在生活上与父母兄弟姐妹割裂。然而，眼见一切准备就绪，这个家庭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：“我”的泥水匠父亲因为常年饮酒，在一次工作中突发脑溢血。而更为致命的是，在这样一个以“男儿”为中心的家庭中，“我”的侄子——这个承担着家族“传宗接代”的命脉——在幼儿园失踪了。眼见这个家庭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塌陷，“我”只好卖掉了小居室，继续用自己的金钱、时间、精力来帮扶这个家。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。

小说截取了城市底层生活的一个横切面，逼真并立体地再现了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：忙碌，杂乱，泥沙俱下，五味杂陈。小说对城市底层采用一种混杂式的直接呈现，一股炙热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表现手法。一个成熟的作家，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学功力，把一个故事写得生动深刻，意义丰满，但他可能无法把生活写到如此淋漓尽致，纤毫毕现。也就是说，由于生活经验所限，并非所有的作家，都能描摹出如此细腻、逼真的“在场”感。这使我想起当年针对韩寒《三重门》

引发的争议。争议自然是各有道理，但我只是想说，《三重门》具备了使人沉浸有如身临其境的“在场”感，这可能是一个年长的成熟作家无法达到的，因为他的书写是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回溯久远的过去，他对当年学生时代的生活实际上已“不在场”。而《脸面》具备了这样一种“在场感”。这种“在场感”本身就有着不同凡响的感染力。

如果说，《脸面》呈现的是世俗百味，那么，《缆绳》的话题则是关于故乡和爱情。

大城市富有却寒冷，家乡贫穷却温暖。知道家乡渔港有了全新的建设规划后，在大城市里拼搏无果的叶城动了回乡创业的心，女朋友章索素却不愿意随从（且二人也并非同一个故乡），双方陷入情感与现实的拉扯中。文章最后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，章索素在叶城的口袋里留下了一把可以继续交流的钥匙，使叶城对恋人和家乡拥有了同样的信心。

在我看来，《缆绳》是一篇还没有完成的小说。为什么说“没有完成”呢？我觉得一篇小说好比一个人，每个人都具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犹如小说必须要有文字、素材、故事、情节、人物、立意，这是小说的规定性。离开了这些规定性，小说写作无从说起。一篇小说的好与不好，取决于作者对这些基本元素的把握、调和和运用，所以，“把握、调和和运用”则是写作的随机性。作家在规范性中写作，让各种基本元素相互作用，密切协调，完成其最佳状态下的随机性发挥，于是这一作品也就完成了由其“所指”到其“能指”的全部过程。再回到比喻本身，无论是人还是作品，其是否出色，不会因为他（她）具足人或作品的基本元素（规定性），而一定是他（她）做到了使各个基本元素（或个别元素）得到了最佳状态的利用和

发挥，赋予了个体（作品或人）优异的品质。《缆绳》写爱情和乡恋，在许多同类题材中，如何深度挖掘，写出新意和特点，才是衡量一篇小说是否“真正完成”的关键。

同类的故事总体上说或许大同小异，但因为每个故事的人物是特定的，所以每一个故事便千差万别，千姿百态。小说人物要有异质性，正如王安忆所说：“小说有机会在现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，也就是这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，而不是生活。”小雯的小说《绝活》中的主人公李三胜，就是个具有“异质性”的人物。

《绝活》描述了农村人在面对新农村改造改造时所产生的微妙的心理变化。早年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吴良回到家乡云知村，在投资家乡建设时遇到一个患有先天性癫痫病的无赖村民李三胜。李三胜是一个有着人格缺陷的病人，他向来以自己可随时发作的癫痫病为武器在村里撒泼耍赖，以牟取各项蝇头小利，且屡屡得逞。趁云知村改造之际，李三胜使用惯用伎俩想谋取更多的土地赔偿金，在村民以及村书记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下，李三胜最终假戏真做，吊死在吴良老宅。虽说李三胜是死于自己的突发疾病，但村里人因私心使然所做出的言行举止未免不是李三胜死亡的助力。

“绝活”是个意味深长的标题，与这篇小说一样，有张力，且具多义性。

常理是生活本来的面目，而“违反常理”则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。中短篇小说，往往是从常理出发，走向“违反常理”，而最终抵达对于人性的观察和洞见。

我想说的是，无论小说叙述何种话题，话题本身不应该是它要抵达的地方，而只是作家借以审视人性的一个窗口。

## 说“配”

杨仿仿

“配”这个字，跟酒坛子有关，“配”，初见于商朝甲骨文中，后来陆续在金文、楚系简帛、说文中发现，“配”字简体版的楷书从秦朝小篆演变而来。中国的象形会意文字应该是人类文字史上最伟大也最美好的发明，看各地出土不同时期的“配”字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缸旁边干活，有些跪着，有些站着，姿势不打紧，意思都一样。

《说文解字·酉部》：“配，酒色也。”配的最早之意，应是调酒师的动作，人类饮酒的历史是很悠久，要饮酒，就要先调配酒，酿造酒有两个过程，一是酿造，酿造时也需要使用不同原料，诸如粮食、酒曲、水的搭配，二是酿造好之后的调配，现代术语叫勾兑，用新酒与陈酒按一定的比例勾兑在一起，酒味自然按照配酒师的个人经验调配，当然，顾客（通常是主人）的喜好一定会影响配酒师的选择。调配是人们的一种行为，是一种需要经验、技术的行为。先民们用比较直观的办法，即用酒坛与人合在一起会意，创造了“配”。其实做酱油、醋、酒、酱菜的都知道，缸里不止一样原料，都需要搭配，如果说象形字是先人按照天然存在的形象来创造，会意字则更多地体现了先民的智慧。“酉”就是个缸或者瓮，延伸到所有在缸里完成的腌制、发酵、配制有关的词汇，“酉”部的字很

多，诸如我们日常最常用的酒、酱、醋等等，医生的“医”，也是“酉”部，等等，怎么医生也和酒有关？是病人不舒服，一杯浊酒喜相逢，一醉解千愁？是医生以酒为药，解身心困乏痛楚？《周礼·天官冢宰》“浆人……掌共王之六饮：水、浆、醴、凉、医、醕。”医字的解释，也不赘述。中国历来医食同源，巫、医不分，巫偏重于心理暗示、心理治疗，医则涉及使用各种药物，国人向来都关于从大自然里来获取疗愈身心的材料。医和让人痴醉、迷糊、快乐的美酒有关，不奇怪。

配这个字，后来衍生出许多词汇，凡是非孤立的人、事、物，都可能用到配字，如配偶、配套、配件、支配等等。譬如“配合”，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，独木难成林，一个团队，只有互相配合，才能完成一件更复杂的事情。

吾郡永嘉，也就是温州，“配”的意思则是配送下饭的菜肴，长辈请客，常曰：“多挟点配！”就是宠溺晚辈“多吃菜”的意思。“配饭”“配酒”，有时候觉得当温州人，很有意思，有些日常中的词汇，还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。当然，不只是温州如此，粤、闽、吴、越等等接纳了许多南迁中原民族的省份地方，语言里都保留了许多远古的记忆，当然也早已配入了当地的基因。

在古代皇权至上的年代，最早太庙只是供奉皇帝先祖及历代皇帝的地方。后来皇后、宗室、功臣的神位在

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，称为配享太庙。这是很高的礼遇了，但这里，依然分为主、配。古代中国人讲究次序，讲究分寸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从而形成社会各阶层互相配合。现代公民社会，更多的是更趋向于人格平等的互相配合。

我们总说，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脉相承，其实，中国的文化固然一直都有主料，但几千年来一直加入的配料，更是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，民族的成份，亦是如此，现在的中华民族，是几千年各种“原料”搭配的结果。

前些日子，特地在网上看“阿Q正传”老电影，片中赵老爷一巴掌打在阿Q脸上，怒斥：“你也配姓赵！”这个画面，初看爆笑，再品则心酸。阶级之别，故有高下之分，一门之内，各有宿命，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，什么叫“配”？名门之后亦有破败之流，寒门而出贵子者，亦时有所闻。

人，是一种聪明而愚蠢的动物，聪明者，善于观察思考变通进化，择善而从；愚蠢者，受限于智识不足，为恶而不自知，所以我们说“德不配位，必受灾殃”。得不到的，德不到，福报未至，修行未果而已吧。

我们配有什么样的人生？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而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，没有高低，只有分工不同的配合而已，互为贵人，互相成就。配不配，先问自己，不说别人。

## 《倪正茂全集》发布



本报讯（通讯员 陈悦 张耀辉）日前，10卷1200多万字《倪正茂全集》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出版发布会，并举行了学术研讨会。

《倪正茂全集》分为《法哲学卷》《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卷》《科技法学卷》《生命法学卷》《比较法学卷》《法律战卷》《激励法学卷》《逻辑学卷》《黄帝思想卷》《随笔卷》，共计10卷18册，1200多万字。该全集记录了倪正茂从事法学研究的学术人生，收录了倪正茂已出版和发表的全部学术成果，涵盖八大领域，其中“法哲学”“生命法学”“法律战基础理论”“激励法学”四个领域具有首创性，“隋律研究”“比较法学研究”两个领域有领先性，“科技法学”“黄帝思想研究”两个领域有奠基性。此外，全集还收入了倪正茂散见于各类杂志、报纸的论文、散文、随笔、提案等，以及此前未发表的文章、手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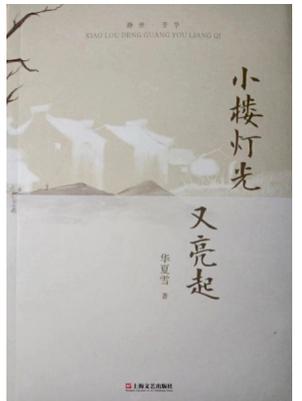
倪正茂是苍南县金乡人，上海政法学院终身教授，也是法学界有名的“拼命三郎”，发表了500余篇论文，出版各类专著、合著和译著40余部，在八大法学领域开疆拓土，为新中国法学发展贡献了独特且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## 《小楼灯光又亮起》出版

本报讯（通讯员 张耀辉）日前，我县文学爱好者华夏雪《小楼灯光又亮起》散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小楼灯光又亮起》分“老街记忆”“江南雨巷”“相约2019”和“难忘的铝饭盒”四辑，均系作者亲身经历的生活见闻，用真诚朴素的文字、发自内心的真情表达，或略或详记录碰到的人、经历的事、怀想的物，感悟的情，是作者走过岁月的文字见证，约略回响心灵流淌的声音。

作者原名华冰女，苍南蒲城人，作品散见《温州日报》《温州晚报》等报刊和网络平台，出版过散文集《重新拾起的日子》。



公益广告

悦读  
拼抱梦想

全民阅读·快乐读书

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